



革新版

溥儀自傳

下冊

1932年3月8日，溥儀夫婦到達長春。

版權所有／翻印必究

登記證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827號

溥儀自傳

編 校●金版編輯羣

發行人●林金宏

發 行●金版出版社

北市郵政84—596號信箱

電話／(02)3146336

郵政劃撥／0572123—2號

印製者●賀蟲彩色製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八德路3段155巷20弄15號2樓

電話／(02)7715590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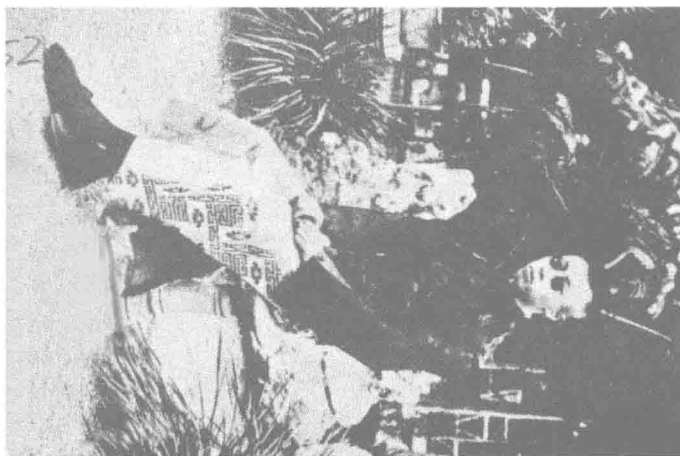
初 版●中華民國74年4月

定價

上下冊270元



▲羅振玉



▲被西北軍趕出皇宮避居天津時的溥儀



▲莊士敦



▲鄭孝胥

第四章

在天津的活動

1 羅振玉的努力

到了天津，才知道並不像羅振玉所說的那樣，『住處準備妥當』，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館住了一天。次日婉容、文綉和日本使館裏的那一套人馬都來了，才一同搬進匆忙佈置起來的張園。

張園是一座佔地約有廿畝的園子，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爲八樓八底的樓房。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做遊藝場用的地方。武昌起義時，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，帶着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，在日本租界裏當了寓公。我剛住進了張園，這位前清的『名將』，堅決不收房錢，每天清晨都要帶着一把掃帚，親自來給我掃院子，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。後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，他才丟下那把掃帚。我在這裏住了五年。後來張彪死了，他的兒子拿出房東的面孔要房租，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，於是又搬到了陸宗輿的『靜園』。

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，結果却一連住了七年。這是我在各派遺老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。這時，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，早已大爲減弱；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，

後來雖然常來（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裏），對我也不發生什麼作用。在這期間，莊士敦老師離開了我，又到威海衛當專員去了。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後，民國十五年他與北洋政府辦理庚款問題時，到天津和我見過一次面。他曾爲我奔走於吳佩孚等人之間，毫無結果。後來他回英國接受爵士爵位，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顧問，這七年間，在我身邊進行鉤心鬬角的人物，大致可分爲這幾派：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復優待條件方面，後來又退縮爲維持原狀的，是以陳寶琛爲首的一批『舊臣』，可以稱之爲『還官派』；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（主要是日本）援助上的，是以羅振玉爲首，其中有遺老遺少，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，按當時的說法，可以稱之爲『聯日』或『出洋』派；把希望放在聯絡、收買軍閥方面，即所謂『用武人』一派，這派人物頗複雜，有前清遺老，也有民國的政客，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。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，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，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，也反對過，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『用客卿』（外國人）、『門戶開政』（同任何肯幫助復辟的國家勾結）等主張，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。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，就戰勝了一切對手。他不但勝過了他們，而且連他的老對手、『聯日派』的老首領羅振玉，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，輕

輕攫取到手。不過這也是後話，現在還是先把羅振玉說一說。

羅振玉到宮裏來的時候，五十出頭不多，中高個兒，戴一副金絲近視鏡（當我面就摘下不戴），下巴上有一綵黃白山羊鬍子，腦後垂着一條白色的辮子。我在宮裏時，他總是袍褂齊全，我出宮後，他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，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。一口紹興官話，說話行路慢條斯理，節奏緩慢。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，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，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，在我婚後，由於升允的推薦，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氣，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，留作南書房行走，請他參加了對宮中古彝器的鑑定。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，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忞。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，頗為清室增色。當時，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，更受到我的注意。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，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，考古寫書，自名『仇亭老民』。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，尋求復辟支援時，和他攬在一起，結了緣。後來，升允灰了心，在青島住了一陣後，跑到天津日本租界裏當寓公；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，受日本人的豢養。羅振玉比他們都活躍，他民國八年回國，先住在天津，結交日本人，後來在大連碼頭開設了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舖，一邊走私販賣古玩、字畫，一邊繼續和日本人拉拉扯扯，廣泛尋求復辟的同情者。

羅振玉在古玩、字畫、金石、甲骨方面的騙錢行徑，是由來已久的。他出身於浙江上虞縣一個舊式書商之家，成年後在江西一個丘姓巨紳家教書。這位巨紳是個藏書家。羅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，東翁突然去世，他利用女東家的無知，一方面裝作十分哀痛的樣子，拒絕接受這一年的束修，要用以充做奠儀，另方面表示，願留下東家的幾件舊書和字畫，作為紀念。女東家認為這位先生心眼太好，就請他自己到藏書樓任意挑選。於是這位書賈世子就精選出幾筐『紀念品』，內有百餘卷唐人寫經，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畫，滿載而歸。在這個基礎上，他由刻三字經、百家姓的書鋪變成了古玩字畫商，生意越做越好，古玩字畫的鑑賞家的名聲越來越大，後來更通過售賣古籍文物的路子，和日本人拉上了關係。他在日本的那些年，靠日本書商關係結交了一批朝野名流，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術的權威，常拿字畫請他鑑定。他便刻了一些『羅振玉鑑定』、『羅振玉審定』的圖章，日本古玩商拿字畫請他蓋一次，付他三元日金，然後再拿去騙人，後來他竟發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無名字畫上，另加上『羅振玉鑑定』章，然後高價出賣。他時常藉口忙，把人家拿來請他鑑定的珍貴銅器，拖壓下來，盡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賣。他的墨緣堂出售的宋版書，據說有一些就是用故宮的殿版『圖書集成』裏的扉頁紙偽造的。殿版紙是成化紙或羅紋紙，極像宋版書

用紙。據說內務府把那批殿版書交羅振玉代賣時，他把那一萬多卷書的空白扉頁全弄了下來，用仿宋體的刻版印了『宋版』書。我當時對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。有人說，羅振玉人品固然不佳，才學還好。據我看，他的才學究竟有多少，也很值得懷疑。在偽滿時有一次他拿來一批漢玉請我觀賞，我對漢玉說不上有什麼研究，只是因為十分愛好，收藏了不少，所謂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。當然，所謂漢玉，並不是非漢朝的不可，這只不過是對古玉的慣稱。我看過羅振玉拿來的漢玉，不禁對他的『才學』暗吃一驚，因為全部都是假貨。

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裏來，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『當值』，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，宮裏發生的許多事情。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貼貼，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，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，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。我後來才知道，羅振玉的學者名氣，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。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，受過羅振玉的幫助，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，是靠着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。王國維爲了報答他這份恩情，最初的幾部著作，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。羅振玉後來在日本出版，轟動一時的『殷墟書契』，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。羅、王二家後來做了親家，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，其實不然，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，而且王國維因

他的推薦得以接近『天顏』，也要算欠他的情份，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。我到了天津，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，不知是由於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，羅振玉竟同他追起債來，繼而以要休退他的女兒（羅的兒媳婦）爲要挾，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於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。

王國維死後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，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，而我在不知不覺中，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。過程是這樣：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『遺摺』，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，大受感動，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，發了一道『上諭』說，王國維『孤忠耿耿，深堪側憫，……加恩諡予忠愍，派貝子溥忻即日前往奠醊，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……』。羅振玉於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、學者，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裏爲『忠愍公』設靈公祭，宣傳王國維的『完節』和『恩遇之隆，爲振古所未有』，一面更在一篇祭文裏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『九泉相見，諒亦匪遙』。其實那個表現着『孤忠耿耿』的遺摺，却是假的，它的編造者正是要和死者『九泉相見』的羅振玉。

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於鉤心鬭角的人，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，手法之一是收買對

手的僕役，因而主人的隱私，就成了某些僕人的獲利資本。在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，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。羅振玉假造遺摺的秘密，被鄭孝胥通過這一辦法探知後，很快就在某些遺老中間傳播開了。這件事情的真象當時並沒有傳到我耳朵裏來，因為，一則諡法業已賜了，誰也不願擔這個『欺君之罪』，另則這件事情傳出去實在難聽，這也算是出於遺老們的『愛國心』吧，就這樣把這件事情給壓下去了。一直到羅振玉死後，我才知道這個底細。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摺的原件，字寫得很工整，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，一個要自殺的人居然能找到別人代繕絕命書，這樣的怪事，我當初卻沒有察覺出來。

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，很能迷惑人，至少是迷惑了我。他在祭文裏表白了自己沒有看見王國維的『封奏』內容之後，以臆測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貞，說他自甲子以來曾三次『犯死而未死』。在我出宮和進日本使館的時候，他都想自殺過，第三次是最近，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，不料『公竟先我而死矣，公死，恩遇之隆，爲振古所未有，予若繼公而死，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』，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，好在『醫者謂右肺大衰，知九泉相見，諒亦匪遙』。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，是說他當初如何發現和培養了那個窮書記，這個當時『黯然無力於世』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，終於『得肆力於學，

蔚然成碩儒』。總之，王國維無論道德、文章，如果沒有他羅振玉就成不了氣候。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，就是這樣。

但是，儘管我長久以來弄不清羅振玉的底細，而羅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盤，却一直不能如願。在他最後敗給鄭孝胥之前，僅陳寶琛、胡嗣瑗一夥就弄得他難於招架。在那一連串的、幾起幾落的爭吵中，我自己則是朝三暮四，猶豫不決。

這兩夥人起初的爭論焦點，是出洋不出洋的問題。我從北京日本使館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後，社會上的抨擊達到一個新高潮。天津出現了一個『反清大同盟』專門和我作對。羅振玉這一夥人乘此機會便向我說，無論爲了安全還是爲了復辟，除了出洋別無他路可走。這一夥人的聲勢陣容，一時頗爲浩大，連廣東一位遺老陳伯陶也送上奏摺說：『非外遊不足以保安全，更不足以謀恢復』，並主張遊歷歐美之後可定居日本，以待時機變化。陳寶琛這一夥則認爲這完全是輕舉妄動。他們認爲一則馮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腳，危險並不那麼大；另則出洋到日本，日本未必歡迎。倘若在日本住不成，而國內又不能容，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張作霖之流會讓我回到紫禁城，恢復以前的狀況。我對陳寶琛等人的意見不感興趣，而他們提出的警告却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對羅振玉的主張犯了猶豫。

民國十五年，政局曾經一度像陳寶琛這一夥所希望的那樣發生了變動，張作霖轉而和吳佩孚聯合，張、馮終於發生衝突，馮軍遭到了奉軍的攻擊。馮玉祥撤走了天津的軍隊，北京的馮軍處於包圍之中。段祺瑞與張作霖勾結，被馮軍發現，段祺瑞逃走了，隨後馮軍也在北京站不住腳，退往南口，奉軍張宗昌進了北京。七月間，張、吳兩『大帥』在北京的會面，引起『還宮派』無限樂觀，還宮派活躍起來了，我身邊的陳寶琛親自到北京，找他的舊交，新任的內閣總理杜錫珪去活動，在外面的康有爲也致電吳佩孚、張作霖、張宗昌等人，呼籲恢復優待條件。康有爲給吳佩孚寫了一封長信，信中歷數清朝的『功德』，並以『中華之爲民國，以清朝讓之，非民國自得之也』爲理由，請吳佩孚乘機復辟。他對吳說，張作霖等人都沒問題，外交方面也有同心，甚至『國民黨人私下亦無不以復辟爲然』，『全國士大夫無不疑民國而主復辟』，因此，『今但待決於明公矣』！

其實，這時已到了北洋軍閥的迴光返照時期。雖然北方各系軍人忽然又合作了，張作霖又被公推爲安國軍總司令了，但民國十三年開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，民國十四年開始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，到民國十五年，北伐軍前鋒勢如破竹，孫傳芳、吳佩孚、張作霖的前線軍隊，不住地潰敗下來，他們正自顧不暇，哪有心思管什麼優待條件？陳寶琛沒有活動出什麼結

果，吳佩孚給康有爲的回信也很簡單，敷衍說：『金石不渝，曲高無和必矣。』過了一年，康有爲便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島了。

還宮希望破滅了，陳寶琛這一夥泄了氣，羅振玉這邊又活躍起來。民國十五年三月，當我正因北伐軍的迫近而陷入憂慮之際，溥偉派人從旅順給我送來奏摺和致羅振玉的一封信，說他已和日方官紳接洽好，希望我遷到旅順去住，『先離危險，再圖遠大』，『東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』。我因爲對羅振玉的閑話聽得多了，已經對他有些不放心，不過我對溥偉的印象頗好。我到天津不久，溥偉從旅順跑來給我請安，這位初次見面的『恭親王』，向我說了一句很令我感動的話：『有我溥偉在，大清就不會亡！』我看了他勸我到旅順的信，自然有些動心。因爲他通過了羅振玉來勸我，所以我對羅的懷疑也消除了不少。後來，北伐軍佔領了武昌，北方軍隊全線動搖，羅振玉更向我宣傳革命軍全是『洪水猛獸』，『殺人放火』，倘若落在他們手裏，決無活路。我聽了這些話，已經決定隨他去大連了，但由於陳寶琛的勸告，又決定暫緩。陳寶琛從日本公使館得到的消息，事情似乎並不那麼令人悲觀。我觀望了不久，果然，國民黨的清黨消息傳來了，蔣總司令在成批地屠殺被指做『洪水猛獸』的共產黨人，在這前後時間裏，還接二連三地傳來了英國軍艦炮轟南京，日本出兵山東，阻擋南方

軍隊北上的消息。這些消息讓我相信了陳寶琛那夥人的穩健，覺得事情確不像羅振玉這夥人說得那麼嚴重。說不定國民革命軍也和袁世凱、段祺瑞、張作霖一樣的怕洋人，我住在外國租界，不是和以前一樣的保險嗎？

『還宮』和『出洋』這兩派人的最終理想，其實並不矛盾，他們是一致希望復辟的。陳寶琛這一夥人在還宮希望破滅之後，重彈起『遵時養晦』的老調，主張採取『靜待觀變』的政策，但是他們在『聯日』方面，也並非反對羅振玉那夥人的主張。例如一位南書房行走叫溫肅的遺老（張勳復辟時做過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），曾上奏說，『陳寶琛有曠世之才，與芳澤甚密』，『行在』設在天津，可由陳與芳澤就近聯繫『密商協助餉械，規定利權』，以『厚結外援，暗樹勢力』，『京津地近，往返可無痕迹』。有一個比溫肅更討厭羅振玉的張琨（前清順天府文安縣知縣，候補知州），他對於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，原因不過如此：『出洋如爲避禍，以俟復辟轉圜則可，若再以彼道義之門、治平之範，棄其學而學焉，則大不可也』。可見他並不完全反對羅振玉的出洋理由。甚至陳寶琛也曾一度讓步說，倘若非要出洋不可，只望我選可靠的扈從人員。原來問題的真正焦點，還是在於反對羅振玉這個人。現在我能記得起的最堅決反對出洋的遺老，是極個別的，甚至也有人說過『日本唯利是圖』

不會仗義協助復辟』的話，他們認為復辟只能放在『遺臣遺民』身上，在他們的遺臣遺民裏，是把羅振玉剔除出去的。

兩夥人既然不是什麼主張、辦法上的爭執，而是人與人的爭執，因此在正面的公開條陳議論之外，暗地裏鉤心鬭角就更為激烈。在這方面，羅振玉儘管花樣再多，結果仍是個失敗者。

有一天，羅振玉得到我的召見允許，到我的小召見室裏來了。他拿着一個細長的布包兒，對我說：

『臣罪該萬死，不當以此擾亂天心，然而臣若爲了私交，只知隱惡揚善，則又不忠不義。』

『你說的什麼呀？』

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，只見他慢慢騰騰，就像個老太監洗臉梳頭似地，動手解那個包兒，包兒打開了，裏面是一副對聯，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開，還沒展完，我就認出來，這是我寫給陳寶琛的。

『臣在小市上發現的宸翰御墨，總算萬幸，被臣請回來了……』